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詔令卷十一

宋 林虙 編

西漢十一

哀帝 三十三

益封王根等詔 綏和二年

曲陽侯根前以大司馬 一云前在位 建社稷策益封二千户

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 一云輔導 忠誠專壹有

舊恩益封五百戶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益封三百五十戶以莽為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車駕乘緣車從一云詔莽就第朕甚閔焉其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位特進云云及丞相孔光大司空氾鄉侯何武益封各千戶

罷樂府詔綏和二年六月

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

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一云鄭聲淫而亂樂聖主所放其罷樂府

限名田詔綏和二年六月

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其議限列諸名田畜奴

婢過品皆沒入縣官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之物皆沒無作輸除任子令及誹謗詆欺法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為庶人禁郡國無得獻名獸益三百石以下奉察吏殘賊酷虐者以時退有司無得舉赦前往事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

益河閒戶詔綏和二年六月

河閒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益封萬戶

遣光祿大夫循行水災詔綏和二年

朕承宗廟之重戰戰兢兢懼失天心閒者日月亡光五星失行郡國比比地動廼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朕之不德民反蒙辜朕甚懼焉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

詔王莽綏和末

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羣臣朕得奉宗廟誠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朕甚悲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

遣王根等就國詔 綏和末

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迺背忘恩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免況為庶人歸故郡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

詔舉孝弟等 建平元年正月

蓋聞聖王之治以得賢為首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

策免何武建平初

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

策免師丹建平元年

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

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婁臻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君內為朕建可改不疑以君之言博考朝臣乃希衆雷同外以為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為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虛偽壞化寖以成俗故屢以書飭君幾君省過求已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

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以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虚采名謗議匈匈流於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繆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將何以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懷諼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耻之非所以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以君嘗託傳位未忍考於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

策彭宣建平元年十月

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惟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絶非漢之制使光禄大夫曼賜將軍黄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内侯歸家

問李尋建平初

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毋有所諱

免孫寶詔建平初

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隷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寃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懐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邦家其免寶為庶人

尊帝太太后等詔二年四月

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宫恭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宫立恭皇廟於京師赦天下

葬丁太后詔六月

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自周興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於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

改元易號詔六月

制詔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

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繆高下貿易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焉戰戰兢兢惟恐陵夷惟漢至今二百餘載（一云漢興二百）歷數開元（數一作紀）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基事一作受天）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

十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改元易號赦令詔八月

朕獲保宗廟為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待詔夏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賀良等言冀為海内獲福海内一作百姓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為過矣六月甲子制書制一作詔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姦

態當窮竟皆下有司一作下獄

策免傅喜建平二年

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内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虧損德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

報平當建平三年

朕選於衆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内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

詔王崇 三年九月

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反懷詐諼之辭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辠舉錯專恣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為大司農

令太皇太后詔有司（建平三年十一月）

皇帝寬仁孝順奉承聖業（一作聖緒）靡有解怠而久疾未瘳（一作久病）夙夜惟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春秋大復古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

封董賢等詔（建平四年八月）

臣居位以來寢疾未瘳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內侍案脈幾危社稷殆莫甚焉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

為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圖
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
銷厭未萌之故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
以聞咸伏其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為高安
侯南陽大守寵為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

封傅商詔四年二月

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躬自養育免於襁褓教道以禮至
於成人惠澤茂焉欲報之德皡天罔極前追號皇太太

后父為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悉焉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為崇祖侯後更號崇祖為汝昌哀侯

左遷毋將隆詔建平四年

制詔丞相御史大夫交讓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官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衆莫不聞舉錯不由誼理爭求之名自此始無以示百僚傷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左

遷為沛郡都尉

舉明習兵法者建平四年冬

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兵繕修干戈器用盬惡孰當督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

策免孔光建平末

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内輔朕之不

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為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無能為是以羣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

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於虖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

策蕭育當在建平間

南郡盜賊羣輩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

日蝕赦天下詔元壽元年正月

朕獲保宗廟不明不敏宿夜憂勞未皇寧息惟陰陽不

調元元不贍未睹厥咎婁敕公卿庶幾有望至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埶獲名溫良寛柔陷於亡滅是故殘賊彌長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錯躬迺正月朔日有蝕之厥咎不遠在余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僚敦任仁人黜遠殘賊期於安民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

責王嘉元壽元年三月

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畧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為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輙以自劾今又稱譽相等云為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自在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對狀

策免丁明 元壽元年九月

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以醫待

詔與校祕書郎楊閎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而宣除用丹為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吳得興其惡心因𨶒技進幾危社稷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為宣吳反痛恨雲等揚言為羣下所寃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賢等獲

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是以季友鴆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朕甚閔將軍陷於重刑故以書飭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

冊董賢為大司馬元壽元年十二月

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於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統辟

元戎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以將為命以兵為威可不慎與

免傅嘉詔元壽二年

前為侍中毀譖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嘉傾覆巧偽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免嘉為庶人歸故鄉

免孫寵息夫躬詔元壽二年

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

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諼之策欲以詿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

兩漢詔令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詔令卷十二

宋 林虙 編

西漢十二

平帝 元后附 三十三

罷董賢詔 元壽二年六月

大司馬賢年少不合衆心其上印綬罷

冊董賢 元壽二年六月

閒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害並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為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農印綬罷歸第

貶趙后詔元壽二年七月

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誖天犯祖無為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

又同前

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闊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宗室所怨海内之讐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今廢皇后為庶人

傅后退就桂宫詔同前

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没至乹配食於左坐誖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宫

詔勿陳赦前事　元壽末

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絜已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歷罪過誅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及選舉者其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為難保廢而弗舉甚謬於赦小過舉賢材之義諸有臧及内惡未發而薦舉者皆勿案驗令士厲精鄉進不以小疵妨大材自今以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詔書虧恩以不道論定著令布

告天下使明知之

策彭宣元壽末

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於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勲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

還傅喜詔元始初

高武侯喜姿性端愨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然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

益中山后湯沐邑詔 元始初

中山孝王深分明為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傅太后丁姬誖天逆理上僭位號徙定陶王於信都為共王立廟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壞亂法度居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天震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竟令孝哀帝受其餘災大失天心天

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絕廢精䰟無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敗近事之罪殃畏天命奉聖言是乃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王永享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襃義賞善聖王之制其以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增傅相以下秩

封師丹詔元始初

夫襃有德賞有功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故定陶

太后造稱僭號甚悖義禮關内侯師丹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尊卑之制確然有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有司條奏邪臣建定稱號者已放退而丹功賞未加殆繆乎先賞後罰之義非所以章有德報厥功也其以厚丘之中鄉户二千一百封丹為義陽侯

詔以王莽為太傅元始元年二月

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為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

功德為忠臣宗化流海内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縣户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封加如蕭相國以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

安漢公策 元始元年

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羣寮衆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以安蓋白雉之瑞周

成蒙焉故賜嘉號曰安漢公輔翼於帝期於致平毋違朕焉

更名詔元始二年

皇帝二名通於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使太師光奉太牢告祠高廟

賜龔勝邴漢策

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

有司年至則致政所以恭讓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産同産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

公孫弘後賜爵詔 元始中

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禄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與

内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虚譽者殊科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户

封王堅固詔元后下詔元始中

孝宣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修之義恩結於心惟邛成共侯國廢祀絶朕甚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固為邛成侯

詔勿繫老弱四年正月

蓋夫婦正則父子親人倫定矣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誠欲以防邪辟全貞信及眊悼之人刑罰所不加聖王之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構怨傷化百姓苦之其明敕百寮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繫其當驗者即驗問定著令

置宗師詔 五年正月

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堯睦九族

舜惇叙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統國政惟宗室子皆太祖
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
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
咎也傳不云乎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其為宗室自
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
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為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
寃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常以歲正
月賜宗師帛各十匹

封劉歆王惲等 元始末

羲和劉歆使治明堂辟廱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太僕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為列侯

詔孔光 當在元始五年

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導於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耇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

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黄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於第官屬按職如故

授四輔等詔

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為傅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户以光為太師與四輔之政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徳茂著益封萬户以舜為太保左將軍光禄勲豐宿衛三

世忠信仁篤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以安宗廟封豐為廣陽侯食邑五千户以豐為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邯宿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為承陽侯食邑三千四百户

太后不親省小事詔

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今衆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以安躬體而養育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以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

有天下而不與焉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

太后詔百僚

蓋聞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門閾國不蒙祐皇帝年在襁褓未任親政戰戰兢兢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是以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勤身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之以儉矯枉者過其正

而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孰百姓家

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今誠未皇于輕靡而備

味庶幾與百僚有成其勗之哉

詔王莽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

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

又

君以選故而辭以疾君任重不可闕以時亟起

太后詔問公卿

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將骨肉故異之也

詔莽食肉

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熟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為國

嘉王莽詔

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無奈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

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公其專意翼國期於致平

賜馬宮策 五年八月

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勲議定陶共王母謚曰婦人以夫爵尊為號謚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以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爵

為列侯誠無顔復望闕庭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為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之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

聽莽讓益封詔

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

故

問孔光以莽讓二子封拜詔

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眂事邪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

議九錫詔

惟公功德光於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雖曉諭罷遣猶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厥

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輙流涕叩頭言不願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於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

九錫策

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臨於前殿延登親詔之曰公進虛聽朕言前公宿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故定陵侯淳于長以彌亂發姦登大司馬職在内輔孝哀皇帝即位驕妾窺欲姦臣萌動公手劾

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朝臣論議靡不據經以病辭位歸於第家為賊臣所陷就國之後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公復特進位是夜倉卒國無儲主姦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國之計莫宜於公引納於朝即日罷退高安侯董賢轉漏之間忠策輒建綱紀咸張綏和元壽再遭大行萬事畢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正天地之位定欽承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之失天下

和會大衆方輯詩之靈臺書之作雒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於今復興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顯嚴父配天之義修立郊禘宗祀之禮以先大孝是以四海雍雍萬國慕義蠻夷殊俗不召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尋舊本道遵術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於神明祖考嘉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鳳龜龍衆祥之瑞七百有餘遂制禮作樂有綏靖宗廟社稷之大勲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宰衡位為上

公今加九命之錫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職乃遂及厥祖於戲豈不休哉

遺詔

皇帝仁惠無不顧哀每疾一發氣輙上逆害於言語故不及有遺詔其出媵妾皆歸家得嫁如孝文時故事

兩漢詔令卷十二

西漢詔令後序

西漢詔令凡四百一章舊傳西漢文類所載尚多闕畧吳郡林德祖慮實始采括傳志參之本紀斷章析簡掇之無遺方藁蕞在紙未遑詮録間以示余余因取其具藁以世次先後自高祖至平帝人別為篇又差攷歲月纂而成書且叙其末曰古之盛王與道為一故其酬酢之間理言遺事皆足以為萬世法是以事為春秋言為尚書而書之所傳自唐虞夏商周上下千數百載間而

存則今之五十八篇而已由秦漢以來置學官弟子誦說研究至有白首沒身莫能詰其極者大哉王言蓋聖人之防表也自五十八篇而後起袁周至五代之末又千數百載閒其為詔令温醇簡畫而猶時有三代之遺法者唯西漢為然其進退美惡不以溢言沒其實其申飭訓戒皆至誠明白節緩而思深至叢脞大壊之餘其施置雖已不合古道當人心然猶陳義懇到雍容而不迫此其一代之文流風未泯顧猶不可及又況文實兼

盛哉昔者文中生以聖人之重自任廼始斷自七制之主列為四範以續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然其書世不傳莫得而述故備載如彼德祖以學行名搢紳方將以文詞為時用方今昭回之章絲綸之美固以轢絕中古陋漢唐而莫稱是書也雖未能比唐虞夏商周之隆庶其或者亦足為王言之斧藻尚書之鼓吹云大觀三年歲次己丑十月壬申朔信安程俱叙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兩漢詔令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唐爍

兩漢詔令卷十三

宋 樓昉 編

東漢一

凡直言其事則者如建武六年免為庶人十五年六月檢覈二十六年增百官奉之類皆不　按空處皆原闕

其他皆放此

光武七十三

策鄧禹為大司徒建武元年見本傳

制詔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為酇侯食邑萬户敬之哉

封更始為淮陽王詔 九月辛未

更始破敗棄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宂道路朕甚愍之今封更始為淮陽王吏人敢有賊害者罪同大逆

勅鄧禹進兵 按本紀建武元年九月書赤眉入長安則知此勅當在其月

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

封卓茂詔九月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襃德侯食邑二千戶

封功臣為列侯詔二年正月

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惟諸將

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録之

封功臣策正月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

詔報朱浮二月

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

此反虜埶無久全其中必有内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

省刑罰詔 三月

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徵鄧禹還 按本紀建武二年十一月遣偏將軍馮異代鄧禹伐赤眉此勅當在其月

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

妄進兵

勅馮異征伐 按本紀建武二年十一月遣偏將軍馮異代鄧禹伐赤眉此勅當是十一月

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為郡縣所苦

列侯子孫復故國詔 十二月

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並復故國若侯身已歿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

得璽綬祠高廟詔 三年閏四月

羣盜縱横賊害元元盆子竊尊號亂惑天下朕奮兵討擊應時崩解十餘萬衆束手降服先帝璽綬歸之王府斯皆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其擇吉日祠高廟賜天下長子當為父後者爵人一級

勞馮異璽書 按本傳建武三年閏正月異與赤眉戰於崤底大破之則此書當在

其月

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

詔寬六百石以下吏罪六月

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驗女徒雇山歸家

與隗囂手書疑當是十一月事

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駑馬鈆刀不可强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絶羣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拒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

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

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

報耿弇 四年

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横亨酈生及田横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

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讓蓋延見蓋延傳建武四年春本紀董憲圍蘭陵延率龐萌救責休在七月未知二者孰是

間欲先赴郯者以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

報馮異詔按本紀建武四年十二月書馮異與公孫述將程焉戰於陳倉大破之則異上書帝賜報必歲末也

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

意

賜竇融璽書 五年四月傳但云夏紀書竇融始遣使貢獻在四月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内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虚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

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進柔良退貪酷詔 五年五月

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

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詔報竇融　建武五年五月隗囂反則此詔當在其月

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慤誠孰

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説亂惑真心轉相解搆以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

討龎萌與諸將書 六月

吾常以龎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

其各厲兵馬會雎陽

勞耿弇十月

將軍出身舉宗為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

賜侯霸璽書建武五年霸代伏湛為司徒當附是年末見馮勤傳

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

詔二千石撫循百姓六年正月

往歲水旱蝗蟲為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賜馮異錢帛詔 六年二月

倉卒無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

與公孫述書 本紀建武六年三月公孫述遣將任滿寇南郡此書必四月遣見公孫述傳

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

賜隗囂詔 本紀六年五月書隗囂反賜詔必此時也

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寛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

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令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禄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歳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

赦殊死以下五月

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吏人為隗囂所詿誤者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

詔省縣減吏職六月

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百姓遭難户口耗少而縣

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隷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日食求賢良詔十月

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彊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内疚於心其勅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務遵法度

田租三十税一詔十二月

項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賜馮異璽書建武六年十二月本紀書隗囂遣將行巡寇扶風馮異拒破之此璽書必歲末下見馮異傳

制詔大司馬虎牙建威漢中捕虜武威將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栒邑危亡在於旦夕北城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屬復念君臣之義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今

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歛大司馬以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

薄葬詔七年正月

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于富者奢侈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詔三月

令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

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

詔上書不得言聖 三月

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職任奉遵法度惠兹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舉賢良方正詔 四月

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

試馬

王梁為濟南太守詔 七年

梁前將兵征伐衆人稱賢故擢典京師建議開渠為人興利旅力既愆迄無成功百姓怨讟談者讙譁雖蒙寬宥猶執謙退君子成人之美其以梁為濟南太守

報竇融詔 本紀建武八年夏閏四月竇融率五郡太守與車駕會則此詔當在前四月末

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

民無擅離部曲

詔告隗囂 八年閏四月

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為縣布者亦自任也

迎詔竇融 閏四月

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

勑岑彭書 十一月本紀書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則此勑當在是月

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

遣寇恂平潁川八年

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

報陳俊詔本傳云建武五年從俊為琅琊太守八年尚在郡數上書自請擊隴蜀詔報云云雖蒙上文言之未必果當年事且去隴蜀平尚遠無實年可附姑録于此

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

為重憂且勉鎮撫之

勞郭伋 九年

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阸自鬬當一士耳深宜慎之

追爵陰貴人父詔 九年見陰后紀

吾微賤之時娶於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別離幸得安全俱脫虎口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為后而固辭弗敢當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未及爵土而遭

患逢禍母子同命愍傷于懷小雅曰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弃予風人之戒可不慎乎其追爵謚貴人父陸為宣恩哀侯弟訢為宣義恭侯以弟就嗣哀侯後及尸柩在堂使太中大夫拜授印綬如在國列侯禮魂而有靈嘉其寵榮

殺奴婢不減罪詔 十一年二月

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報岑彭書 本紀建武十一年閏二月岑彭率三將軍與公孫述將田戎任滿戰於荆

門大破之按此時方會兵荆門未戰也則報書當在正月或二月

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

贈來歙詔 十一年本紀書公孫述遣將刺歙事在六月

中郎將來歙攻戰連年平定羌隴憂國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嗚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贈歙中郎將征羌侯印綬謚曰節侯謁者護喪事

戒吳漢書 十二年正月

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

讓吴漢書 本紀十二年九月書斬謝豐此詔當是其月

比勑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别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

報吴漢書 當亦是九月

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也若先攻

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

諭公孫述詔本紀是年九月書吳漢大破公孫述將謝豐于廣都斬之此詔當是十月下

往年詔書比下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

讓劉尚 按本紀建武十二年十一月戊寅書公孫述被創夜死辛巳吳漢屯成都夷述宗族則此詔當是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見公孫述傳

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

邊吏不拘逗留法 十二月

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留法

詔太守不受異味 十三年正月

往年已勑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明勑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追封侯霸 十三年

惟霸積善清潔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

戒馮勤十五年

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誡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

廢郭皇后詔

皇后懷執怨懟數違教令不能撫循它子訓長異室宮

闈之内若見鷹鸇既無關雎之德而有呂霍之風豈可
託以幼孤恭承明祀令遣大司徒涉宗正吉持節其上
皇后璽綬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自我不見于今
三年宜奉宗廟為天下母主者詳案舊典時上尊號異
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

詔除邊郡盜穀死罪 十八年四月

令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賊吏妄殺之路其蠲
除此法同之內郡

立陽為皇太子詔 十九年六月

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尊宣帝為中宗詔 十九年見祭祀志

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惟孝宣帝有

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

地震詔 二十二年九月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稾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稅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

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為尋求之

除杜喬丹水長詔二十二年八月見杜林傳

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賢者之後宜宰城邑其以喬為丹水長

報鄯善王建武二十二年冬見西域傳

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諭竇融勿為山陵二十六年正月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大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報臧宮詔二十七年

黄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

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令國無善政灾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卻封禪詔 三十年九月 見祭祀志

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録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虚美必髡兼令屯田

班彪上報北匈奴詔草建武二十八年此雖擬上而傳云帝悉納從之

又云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乃璽書報答則彪所擬詔必已用之矣今附見

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

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絶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携衆向南欵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

欵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内虚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告祠高廟詔 中元元年十月

高皇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三趙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天命幾墜危朝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

遺詔 中元二年二月

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

賜周黨帛詔 見周黨傳無年可附

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

春日下寛大書 見禮儀志此乃漢家典故必光武所立以無年可附卷末

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立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

兩漢詔令卷十三

兩漢詔令卷十四

宋 樓昉 編

東漢二

明帝二十六

即位赦天下中元二年四月

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震畏不敢荒寧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於上下懐柔百神惠於鰥寡

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為首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不逮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産同産子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粟人十斛其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已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又邊人遭亂為内郡人妻在已卯赦前一切遣還恣其所樂中二千石下至黄綬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

還贖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
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
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寛博有謀並可以受六尺之託臨
大節而不撓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太尉憙告
謚南郊司徒訢奉安梓宫司空魴將校復土其封憙為
節鄉侯訢為安鄉侯魴為楊邑侯

敕比銅鉗詔 西羌傳載此事於永平元年竇固馬武破滇吾之前其事當與中元二年相接合附中元二年四月以後

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令國家無德恩不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常者之功咎由太守長吏妄加殘戮比銅鉗尚生者所在致醫藥養視令招其種人若欲歸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詣欲效功者皆除其罪若有逆謀為吏所捕而獄狀未斷悉以賜有功者

詔有司順時氣十二月

方春戒節人以耕桑其勑有司務順時氣使無煩擾天

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縑二十匹右趾至髠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其未發覺詔書到先自告者半入贖令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並正舉者又郡縣每因徵發輕為姦利詭責羸弱先急下貧其務在均平無令枉刻

封陰興三子詔 永平元年 見陰興傳

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

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為鮦陽侯慶弟博為瀗强侯博弟員丹並為郎

賜東海傅相詔 永平元年見東海王彊傳

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歛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詔百僚師尹順時令 二年正月

令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
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勑羣后事畢升
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
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
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
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
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
之八極而胥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

爵踧踖惟慙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封爵桓榮十月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閒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

管新宫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内侯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養終厥身

報中山王焉 二年十月見中山王傳

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以從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娖前行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

發中必決旹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藩職也王其勿辭

詔勸農桑謹刑罰 三年正月

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賊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詔報鍾離意 三年見鍾離意傳

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闚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今又勑大匠止作諸宫減省不急庶消灾譴

日食求言詔 八月

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雖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昔楚莊無灾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

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公卿遵時令平刑罰詔 四年二月

朕親耕藉田以祈農事京師冬無宿雪春不燠沐煩勞羣司積精禱求而比再得時雨宿麥潤澤其賜公卿半奉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

復元氏縣田租詔 五年十月

豐沛濟陽受命所由加恩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之政

百姓怨結而吏人求復令人愧笑重逆此縣之拳拳其復元氏縣田租更賦六歲勞賜縣掾史及門闌走卒

獲寶鼎詔 六年四月

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姦不逢惡氣遭德則興遷于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淪亡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太常其以礿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

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
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謟子耑也

日食詔八年十月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
其灾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
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

班封事詔八年十月

羣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

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
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歎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
德久而致怠耳

報楚王英八年見傳

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齋三月與神為
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
饌

勸農功詔十年四月

昔歲五穀登衍令茲蠶麥善收其大赦天下方盛夏長養之時蕩滌宿惡以報農功百姓勉務桑稼以備災害吏敬厥職無令愆憜

賜東平國傅手詔（十一年二月見東平王蒼傳）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申明科禁詔十二年五月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絶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汴渠成詔十三年四月

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瀁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兖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又或以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俱彊則下方傷宜任水埶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隄理渠絶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壞

墳故薦嘉玉絜牲以禮河神東過洛汭歎禹之績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作

日食勿劾三公制十月

災異屢見咎在朕躬憂懼遑遑未知其方將有司陳事多所隱諱使君上壅蔽下有不暢乎昔衛有忠臣靈公得守其位今何以和穆陰陽消伏災譴刺史太守詳刑理冤存恤鰥孤勉思職焉

賜楚國許太后詔 十四年見楚王英傳

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奈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强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詔有司出其有謀者令安田宅

詔竇固 見班超傳在永平十六年當附歲末

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令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

朝堂奉觴上壽制十七年五月

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由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

禱雨詔十八年四月

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宿麥傷旱秋種未下政失厥中憂懼而已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及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理

究獄錄輕繫二千石分禱五嶽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
能興雲致雨者長吏各絜齋禱請冀蒙嘉澍

兩漢詔令卷十四